

编者按

2020年7月,著名作家石英先生率中国散文学会考察评估组,来到我市霍山县,对霍山县申请创建“中国散文之乡”、东西溪乡申请创建“中国散文小镇”事宜,进行实地考察。回京后,石英先生很快寄来《参观霍山石斛文化博物馆所感》。
12月19日,市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名为“寻找心灵一方净土,共读《憩园》”的读书分享活动,让一群热爱读书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并拥有了一次难忘的读书分享体验。
今日特别推出,以饕读者!



温润、求实、博识、有生气

——参观霍山石斛文化博物馆所感

石英



石英先生深入太平畈乡考察“国家基本药物所需霍山石斛原种建设基地”,听取霍山石斛协会会长、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枫斗泡制技艺”第十一代传承人何祥林,介绍霍山石斛的生长特性和效用。

名家,石英先生。此谓于先生,堪称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石英先生系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解放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历任《新港》月刊编辑,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协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编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说石英先生著作等身,毫不夸张,已经出版著作百余本,逾千万字,其中有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火漫难渡》、《血雨》、《密码》等,诗集《故乡的星星》、《石英精短诗选》等,散文集《秋水波》、《母爱》、《石英杂文随笔选》等,短篇小说集《气节》,中篇小说《文明地狱》,传记和电影文学《吉鸿昌》,专著《怎样写好散文》等,并多次在全国获奖。

2020年7月,石英先生率中国散文学会考察评估组,来霍山县和霍山县东西溪乡,对霍山县申请创建“中国散文之乡”,东西溪乡申请创建“中国散文小镇”事宜,进行实地考察。我有幸全程陪同考察评估组一行。

考察闲暇之时,7月29日,石英先生应邀前往“中国石斛之乡”的太平畈乡参观。该乡位于大别山主峰白马尖脚下,山高路远,一路上,仆仆风尘无法阻挡石英先生的热情,这位被业内同行称之为“文学常青树”的“80后”,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谈吐优雅、逗趣幽默。石英先生坚实的步履,蹁跹的话语,让同行的人,无法与之和87岁高龄相比肩。石英先生既向我们讲述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又畅谈几十年来对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的独到见解,令我这个晚辈深受教育和启迪。

返京不久,8月7日,我收到石英先生寄赠的32万言的《石英文学作品精选》,在扉页上,石英先生亲笔题签并加盖印章。石英先生的题言令我诚惶诚恐,“老石”的留名让我承当不起。在电话里,我向石英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之时,也斗胆向石英先生提出请求,请他为霍山“中国石斛之乡”的行程题赠佳作。石英先生欣然应允。

8月20日,石英先生就从北京寄出了大作《温润·求实·博识·有生气——参观霍山石斛文化博物馆所感》。文章的精美和厚实自不必言说,稿纸上石英先生是一笔一楷,工工整整全部手写而成,这令我这个小辈对石英先生,顷刻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随文附函中,石英先生说明了成文的初衷和缘由,并谦逊地嘱咐我,“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斧正。”同时,吩咐我将“改”后的打印稿,寄给他二份,“以备后用”。石英先生虚怀若谷的情怀,令人顿感钦佩。拜读石英先生厚重的文字之后,可能是待名人而自重的心理作祟,也可能是受到石英先生让我“斧正”的鼓励,我斗起胆子,摆开架势,为石英先生“改”起稿来。

石英先生是第一次来霍山,到太平畈,听到的人名、地名和相关术语等,因为介绍的同志普通话水平所限,加之随访的百姓讲的都是当地土语,石英先生落字时难免有所差异。说到“改”,其实,我只是遵嘱作了一点地名、馆名的校正,多音字的规范,个别重复处的删除。
“改”定后,将打印稿寄给石英先生审阅,我也附函作了一下说明,告诉石英先生,我增加的部分用红字标示,建议删除的部分用底纹标示,“不知是否妥当?望先生明示!”

不久,我就收到石英先生9月4日从北京寄出的审阅稿。展开文稿,让我感受到石英先生极其认真而又精细,对于我标示建议删除的部分,石英先生又用黑色毛笔,在上面重重地涂抹划掉,对于我建议增加的部分“照单全收”。在文稿上,石英先生自己改动了一个字,就为这一字之改,他还专门给我打电话,就改动的理由作了说明。见微知著,石英先生精益求精的精神,严谨细致的行为风范,可见石英先生对待事业的执着,对待人生的热情,对待他人的暖意,这些对于我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我只能将这份敬畏珍藏于心,铭记和效法。

我为石英先生“改”成文稿,已经有一些时日了。每每回味此事,都会令我这个晚辈和后生,心绪难以从容。



石英先生考察宋家河古村落,欣然为古村文化题字。

我为名家「改」文稿

谢明

数年来,本人参观这个展馆那个展馆可谓多矣,所获印象也不尽同:有的展馆主题重大,气魄隆盛,内容丰厚,一般说来自然是有收获有教益的;但也不可否认,有为数不少的展览也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商榷之处,至少对相当部分参观者说来,还是有并非瑕疵那般的缺憾。当然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不久前,我本人在半年多因疫情封闭居家第一次离家赴外地采风,在皖西大别山区的霍山县太平畈参观了一个石斛文化博物馆(这仅是此行采风活动的一项),也许事前我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而看后又觉相当不错之故,这个不大的博物馆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京以后,我一直想把这种良好的印象写下来,至今才终于如愿以偿。

我的这些印象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

一是总体感觉上的明媚、谐和。当时即给了我我也算见多识广的毫厘之人,烘托出一种相当温润的氛围。过去看过的不少博物馆、展馆,至少在我个人的感觉来多是比较封闭,比较暗郁,甚至还有某种沉重感(无论何种内容的博物馆、展馆往往都有一些)。而眼下的此馆虽不甚大,却使我心胸开畅。也许当日我心绪不错,但也不能不承认客体环境的良性影响。在我的印象中,此馆的各种设置大多是以浅黄、嫩绿和乳白为主;在电灯光映照下自然使参观者的心情较为轻松而怡然。这种感觉无疑会有助于参观者很乐于看下去,而不致因过于肃重使之易于感到疲劳。



霍山石斛文化博物馆馆内一隅。

看来,大环境虽小而开闢,色调明媚而温润,气格上较为纯朴而不“土气”,至少是与展示的内容相谐调,甚至类似内容的博物馆、展览馆亦可参照并合理吸纳其精髓。我认为。

二是整个展览贯穿着一种求实的风格。我们大家都知道,霍山石斛远近近有名,许多人在未来霍山之前可能都略知一二,但却未必知其详。来到霍山,通过参观石斛基地,看博物馆,增进对这种名产与上佳药材的了解与认识是非常有益而必要。我觉得,石斛博物馆肩负着这一职能是自然的,正当的宣传效应亦应充分肯定。但在我参观的整个过程中,却半点也没有感到那种炫示,更不必说是炒作的成分。也就是说,展览就是展览,而绝非商业化的营销活动。主办方的这种求实风格,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减弱它应有的宣传效果,反使崇尚实在精神如我者更加认真与重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展板和解说员的介绍中,无论是高职位还是名人以及普通的体验者,对石斛的评价都是有啥说啥,解说时也都一视同仁,不搞那种不必要的“区别对待”,借以吊起参观者的胃口。

我想,博物馆、展览馆的求实风格肯定会提升展览的品位,使最大多数的展观者增强了应有的诚信度;而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因为,只有诚信才觉可亲;只有真实,才更能接近主体与客体的距离,这也体现出主

办方真正的智慧。

三是展示的内容彰显了举办方的博识眼光与博彩的举措。不机械地拘泥于石斛这一点,而是由此点辐射开去,将其相关和联想到的物事集拢于此,使人大大长见识,陡增趣味,使此博物馆别开生面,丰厚而大气。由草木之一隅而引申出一幅更广阔的人文天地。此点颇值得称道。

由石斛及与此相联系的知识 and 人物,由张仲景到葛洪,由李时珍到现当代的“石斛王”何云峰,由一点而推演至中医药宝库。展示中还引出一系列相关的故事,仅凭我记忆中的如: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而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至东海“仙山”觅“长生不老”药,此故事中徐福出发地传说之一就是笔者的家乡黄县。所以我观后别有一种亲切。由长寿话题又引出女皇帝武则天故事(其人寿至八十有余)。还有,由石斛之多方面功效又引出巨泉泰斗梅兰芳以此保持嗓音的清润,使我这个京剧爱好者又增几分情趣。等等。

多识而使人多知,多采而使观者兴致盎然,可见此博物馆的特色非常鲜明。



2020年10月23日,CCTV大型融媒体行动《走村直播看脱贫》,走进太平畈乡王家店村(安徽省石斛示范村)现场。

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特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巧合的是,陈斌先于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响郢》和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憩园》,正是对这一伟大的国家工程的呼应,二者一儒一道,一阴一阳,《响郢》是“儒家伦理的现代沿革”,而《憩园》则是“道家思想的当代启示”。

除了对这篇新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王达敏也对陈斌先多年来坚持写作的精神赞誉有加。他感慨地说:“这么多年,陈斌先和我聊得最多的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他的梦。”

“现代纯文学的读者群越来越少,今天看到现场来了这么多爱读书、认真读书的读者,我觉得非常高兴。首先要祝贺陈主席的新作正式出版,其次是感谢陈主席将这部长篇力作交给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我们地方出版社的一种信任和支持。这几年陈主席创作颇丰,一直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而《憩园》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它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如何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的问题。在作品中,他把自己这些年的许多思考都带入了其中,所以特别能感染人。”作为《憩园》的责任编辑,周康也从专业编辑的角度,给予了作品高度的评价。

两位“大咖”分享完自己的心得和感悟之后,现场的读者就自己心中的“憩园”以及对于作家的印象展开了真诚而热烈的交流。

在读者吕树园的眼中,《憩园》是一部“严肃厚重的小说”,无论是在主题还是语言、人物塑造上,都充分体现了作家严谨的思维、高超的写作水平。让读者在极具质感的语言叙述中,体验到了一种不同于其他阅读时的“严肃之美”。

在陈斌先的好友部有常眼中,陈斌先有两点让他十分钦佩:“第一点就是对文学的尊重。无论何时,讲到文学的时候,他都是十分虔诚的。陈老师这几年的创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他在写作上的勤奋也让我非常佩服。可以这么说,每一部作品的背后,都倾注了他的很多心血。”

在读者分享会现场,还有一位小读者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零零后”读者是一位热爱阅读的学生,她坦言自己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有一次,同学们正在讨论一个网络热词,她却表示闻所未闻。大家都讥笑她“跟不上时代”。为此,她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读书的爱好。

听了这位小读者的倾诉之后,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从自己的人生经历说起,告诉这位小读者,阅读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及后来的人生之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家勉励她,坚持“做自己”,继续读书、读好书。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现实中的家园,因为对生命的追尋,让我们又向往着精神的家园。憩园,是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温暖的词,它不仅仅是我们身体休息的地方,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倦鸟归林,鱼翔浅底,愿我们每个在熙熙攘攘的红尘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丰盛而又宁静的憩园。”在主持人温柔的话语中,整场读书分享会接近了尾声。

“心之安处,即是吾乡。”整场分享活动在所有参与者的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让大家对于《憩园》这部小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如陈斌先在活动结束时所说的那样,“引导人们去读书,读懂小说,在分享的过程中,能够达到灵魂深处的触动与交流,我想,这就是读书分享活动最大的意义所在。”

寻找心灵的诗意栖居地

——陈斌先长篇小说《憩园》读书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 汪娟/文 流冰/图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委王达敏(左),与长篇小说《憩园》作者陈斌先(右)。



分享会一隅。



■联办: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本刊主编:黄道辉

执行主编: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版式设计:李杨